

在我的生命中，我有很多次收到神的呼召；我感覺到，每次的呼召都只是整個完整的呼召的一部分。當我用實際行動來回應時，我的侍奉方向有所改變，而神藉著各種事情的發展來告訴我祂的旨意是什麼。

我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，在播道會恩泉堂度過嬰孩和幼稚園的時期。1994年，恩泉堂在將軍澳植堂，成立了厚恩堂，我便隨著父母到厚恩堂聚會了。2002年12月，我在厚恩堂受洗，成為會友。其實，我在洗禮前已經開始司琴的侍奉；洗禮後，我立志我一生都要侍奉主。

在2007-8年，藉著禱告，我成功考研入讀北京某家大學的碩士學位。在往後的幾年時間裡，我在「北京市基督教會海淀堂」一直做司琴的侍奉。2013年5月，我帶領了一次教會舉辦的音樂培訓，並大大體會到中國內地教會的需要。同年8月，我回到香港參加「港九培靈研經大會」，並在李思敬博士的其中一堂道中受到呼召，立志服侍中國教會。

2014-15年，我在各種侍奉中摸索神要我做的事。首先我參加了一個音樂敬拜樂隊，但後來樂隊因為成功神學的滲透而解散。之後我在「北京市基督教會缸瓦市堂」的兒童主日學裡面做老師，並參加了他們的「傳道培訓班」——這個班旨在培訓出沒有正式神學學位、但有能力講道並帶領小組的領袖（對我來說，這是入讀神學院的替代品）。2015年暑假過後，透過禱告，我在一家位於北京的基督教出版社（「北京八福夥伴文化傳播有限公司」）找到一份工作——圖書編輯。本來我打算以此作為個人事業，與妻子定居北京，惟我媽突患重病，急需做骨髓移植手術，因此工作和侍奉只能暫停，2016年5月與妻子回到香港，暫定居深圳。

在回到香港/深圳之前的3月，就在我的生日當天，我的靈修讀經讀到路加福音第9章，裡面有一句經文是這樣的：

〔耶穌〕又對一個人說：跟從我來！那人說：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。耶穌說：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，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。（路9:59-60）

那時候，我媽的病還沒有解決方法（還沒有找到骨髓）；對我來說，經文中那句「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」特別揪心，因為我們是一心為了照顧我媽而逼不得已中斷了北京的侍奉（還有我們兩人的個人事業），這句話卻有點責難的隱意。而且，我媽的生死就在神的手裡；但如果神決定不醫治我媽的疾病，神又怎麼可以提前在這個時刻把我媽當作死人！當時的我無法接受這句經文，但我還是把後面那句「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」劃了線，標上了日期。

然而，神的安排極之奇妙——我媽和她姐（即我的姨媽）的骨髓匹配，可以做移植手術；醫生覺得時機合適，結果幫我媽提前做手術；我爸是退休公務員，絕大部分手術費都被退休福利承擔了……從確診、動手術到醫生宣佈治療成功，用不到一年的時間！對於這個神跡，我們所有家人都歸榮耀給神。

有趣的是，在 2017 年 1 月 1 日元旦當天，我的靈修讀經剛好再次讀到這段經文（我對特殊日子的靈修經文比較敏感）。我回想 2016 年的所有事情；神沒有在 2016 年「埋葬」我媽！於是，這句話推動了我去主動瞭解神學院。當參加了播道神學院的「奉獻團契」，我明確知道神呼召我修讀神學；經過考試和面試，感謝神，我終於被播道神學院錄取。

總括而言，我覺得我經歷了神的磨練，也深覺祂的帶領的奇妙——接近八年在北京的生活讓我先學好普通話，瞭解中國內地人的文化；然後我有機會去體會他們在信仰上的感受和困難。我覺得奇妙的是，神沒有一開始就呼召我去讀神學；祂要我先學習侍奉，然後學會融入到他們當中，理解他們的思維模式、他們的困難，再以基督的愛去愛他們。現在他們正在受到「成功神學」的侵擾；他們所受的困難和傷害，我心同感受。

今年 8 月下旬，學院課程便開始。我希望能夠在神學院裡好好裝備自己，以後服侍國內的教會。感謝大家對我在物質上和禱告上的支持，但也懇求大家在禱告中記念我國 13 億個靈魂，懇求神憐憫他們，也讓更多傳道的人服侍這片大地。

願榮耀歸於上帝。